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评估现状与分析\*

王仁法

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 江苏 徐州 221009  
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科学学院 江苏 徐州 221009

**提要**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评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在国内已开展了二十余年,成果颇丰,尤其是在开发应用研究领域,先后推出了不同系列、不同类别的汉语水平考试(HSK)以及《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等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能力评估依据,在国际汉语教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由于语言学界关于语言能力的理论尚处于探索过程之中,国内关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理论研究不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的评估在受测者的实际语言能力、评估界定能力和能力量表三者之间的关联度上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文章基于 HSK 在推广实施过程中暴露出的适应度问题,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的评估现状加以分析,旨在发现问题,希冀通过总结 HSK 和汉语能力标准制订的经验与教训,取长补短,制订出准确、客观的的汉语能力量表,使之更好地满足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 语言能力 交际语言能力 HSK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国际汉语能力标准》

**中图分类号** H0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484(2014)01-0042-07

## 1 引言

语言能力评估(evaluation)离不开语言测试和语言能力标准。在应用语言学领域,关于语言测试和语言能力标准的研究,大约开始于20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以Lado(1961)的Language Testing为标志,迄今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无论在语言测试理论、语言能力理论的研究上,还是在语言测试的开发应用研究上,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如SAT、GRE、TOEFL、IELTS、CEFR等诸多成果,大多是基于英语为主体语言的研究。关于汉语作为外语能力的研究,起步较晚,大约始于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成果不多,如美国的Chinese Proficiency Guidelines(1984)和Standards for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1999),英国OCR的Asset Language(Mandarin)(2005),日本的“中国语检定”(1981,1985)等,诸成果仅局限于特定的国家范围之内。我国国内是在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开展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的研究,其成果为汉语水平考试(简称HSK)和《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以及《词汇等级大纲》、《语法等

[收稿日期] 2012年12月29日 [定稿日期] 2013年7月16日 doi:10.7509/j.linsci.201307.028949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神经语言学研究及学科建设研究”(10&ZD126)、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语言认知科学与文化传承优势学科群”(PAPD)、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3SJB740013)的资助,特此感谢!

级大纲》等。1991年,HSK开始向海外推广,被誉为中国的“托福”,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

## 2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评估现状

HSK是为测试母语非汉语者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运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设立的国家级标准化考试。HSK从1984年开始研制,1990年正式在国内组织实施,1991年开始推向海外,1992年9月2日,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李铁映主任签署的第21号令,汉语水平考试正式升级为国家级考试——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HSK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汉语测试的一项空白,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的一大突破”。〔1〕HSK迄今已走过二十余年的历程,累计参加HSK考试的人数愈百万,覆盖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HSK的全球推广进一步扩大了汉语在世界的影响,提升了国家的软实力,为国家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立下了殊勋。

中国汉语水平考试发展到今天,有两个语言能力标准,两个系列的HSK。一个是北语“汉语水平考试设计小组”研制,包括基础汉语水平考试〔简称为HSK(基础)〕(1997)、初、中等汉语水平考试〔HSK(初、中等)〕(1990)和高等汉语水平考试〔HSK(高等)〕(1993),该系列以《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1996)、《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1992)为考试依据,每年定期在中国国内和海外举办,考试成绩达到规定标准者可获得相应等级的《汉语水平证书》;另一个是国家汉办组织中外汉语教学、语言学和教育测量学等领域的专家,在充分调查了解海外实际情况基础上,借鉴近年来最新成果,重新研发的新汉语水平考试(简称新HSK),新HSK以《汉语国际能力标准》(2007)为依据,2009年开始在全球实施。新HSK是“填补旧HSK低端空白、延续旧HSK高端考试,自成体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形势不断发展的新汉语考试。”(国家汉办2011)两个HSK先后研发虽说是全球汉语学习的形势使然,体现了改革发展的理念,但“自成体系,设计理念完全不同”的两个HSK的“并行”以及“行政硬性对接”,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局面,使参考者无所适从,对汉语的国际推广带来了负面影响,有损HSK的权威性,也有损汉语的国际形象。因此,尊重汉语水平考试的发展历史,借鉴国际语言能力理论,加强汉语能力标准的理论探讨,打造科学的国际化的汉语水平考试,将有助于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发展。

## 3 汉语水平测试存在的问题与分析

关于语言测试理论的研究,基于目标语——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诸语言的探讨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主导着学界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汉语作为联合国六种工作语言之一,是地球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负载着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汉语始终没有得到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足够重视,甚而还有歪曲和误解。随着世界经济形势一体化的出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汉语在世界的影响力逐年提升,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学习汉语的热潮。基于此,总结汉语测试研究的经验与教训,加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测试研究已是当务之急。

### 3.1 理论基础的研究较薄弱

从学理上看,语言测试的开发、语言能力标准的制定,都建立在语言测试理论、语言能力理论和语言能力标准理论之上,科学的语言水平测试,应先研究制定语言能力标准,然后再以标准为参照,开发相应的语言测试,语言测试仅是语言能力标准的产物与应用。但HSK的研发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理论基础

〔1〕 引自1990年2月20日中国汉语水平考试专家鉴定会给出的“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鉴定书”。

研究相对滞后、不足以及语言能力标准和语言测试关联度不强等现象(王建勤 2008;张晋军等 2009)。

语言是人类的特殊本质,深藏于人类的大脑之中,是一种复杂的生理、心理现象,虽说我们当今的医学科学已经足够发达,但是限于人类特定的伦理、道德,我们不可能直接观察和实验带有生命表征的大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所以现阶段关于语言能力的界定仍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对于语言能力的诠释,还只能处于假说阶段,即使是最睿智的假说,像 Chomsky 的 LAD(1965)。

我国学界关于语言能力理论的研究,译介性成果较多,且大多集中于外语界,主要针对国民的外语能力,尤其是英语能力。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对外汉语学科的建立,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西方大量的有关语言能力的理论被介绍、移植进对外汉语领域,如 Carroll(1961)的“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模型、Chomsky(1965)的语言能力理论、Hymes(1967)的语言“交际能力”理论、Halliday(1973)的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Canale & Swain(1980)的“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模式”、Bachman(1990,1996)的“语言交际能力理论模型”等,这些理论都对对外汉语学界产生过重大的积极影响。借他山之石,学界开始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的探讨,1988年,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汉语水平等级标准研究小组”研制出了《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水平标准》)(1988,1995)。《水平标准》从“话题内容、语言范围、言语能力”等三个方面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进行了描述,尽管其研发于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其主要的理论依据还是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思想的语言能力——“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模式,虽然涉及到“言语能力”的概念,但把言语能力等同于听说读写技能;虽然设立了“话题内容”的维度,显然与功能主义语言学理论相关,当然,也反映了当时我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结构+功能”的教学法理念,尤其是其关于语言行为“速率”和“准确率”的量化描述,和 Carroll(1961)关于语言能力测试包括10个方面内容的陈述非常相似,<sup>[2]</sup>显然受到了 Carroll(1961)语言能力理论的影响。

为适应汉语国际推广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满足海外各国汉语教学的需求,2007年,国家汉办新推出了基于交际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国际汉语能力标准》(以下简称《能力标准》)。《能力标准》从语言的“任务”出发,基于语言活动的“输入、输出、互动、中介”等类别,用“can—do”的描述语模式来诠释语言能力,这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以下简称《参考框架》)的思想基本相同,正如其在关于《能力标准》“研发过程”的说明一样,《能力标准》“借鉴了 CEFR(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CLB(Canadian Language Benchmarks)等国际语言能力标准的研制成果……”(国家汉办 2007)显然,其对于语言能力的认识直接导源于 CEFR。尽管《能力标准》强调“体现汉语自身特点”,但主要落实于“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存在较大区别”方面;汉语口语和书面语之所以存在较大区别,主要是汉字的因素,而《能力标准》对作为汉语能力之一的汉字能力关注度严重不足。新 HSK 一、二级没有涉及汉字书写能力的测试,三级才出现据拼音写汉字,试想如果弱化汉字的存在,那还是汉语能力吗?如果隐去汉字的存在,《能力标准》和 CEFR 又有多少差别呢?

总之,学界关于语言能力理论的自主性思考较少,尤其是汉语语言能力、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之语言能力的探讨更少之又少,也大多摆脱不了西方语言能力理论影子,如吕必松(1992)、范开泰(1992)等。无论是《水平标准》,还是《能力标准》都基于西方特定的语言能力理论模型设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硬套西方的语言理论,而不充分考虑汉语的实际,对汉语测试的研究与开发不利,“汉语的很多特点——

[2] Carroll(1961)语言测验需要测量的十个方面的内容:a. 结构的知识(形态学或句法);b. 词汇使用的一般知识和特殊词汇的知识;c. 听力辨析(包括音素、音位变体、超音段特征);d. 口语表达(包括音素、音位变体、超音段特征);e. 朗读(把书写符号转换成声音,比如对单词的发音和重音的掌握);f. 书写(把声音转换成书写符号,比如拼写);g. 听力理解的速度和准确率;h. 口语的速率和质量;i. 阅读理解的速度和准确率;j. 写作的速度和准确率。

不仅表现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方面,还表现在它所负载的文化内容方面——必然给汉语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规律,带来不少特殊的问题。因此不可能期望西方有关学习理论的研究充分考虑到汉语的特点,完全适合汉语学习的实际并解决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问题。”(刘珣 1993)刘珣虽讨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但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研究、对汉语能力测试研究借鉴作用大焉。对国外的语言能力理论,不照搬套用,而是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批判地加以借鉴,将有助于汉语能力测试理论的发展。

### 3.2 老 HSK 等级门槛较高,难度系数偏大

HSK 和《水平标准》关联度较弱。一般说来,大规模、标准化的语言测试都是特定语言能力标准下研发、应用与推广的。老 HSK 由“基础—初中等—高等”组成的系列化测试,最先推出的就是 HSK(初、中等)(1990),然后是 HSK(高等)(1993),最后推出 HSK(基础)(1997)。从其发展历程看,HSK 最初设计之时并无完整的相匹配的语言能力标准作为参照,是先有测试,再有《水平标准》,且《水平标准》最初只有一、二、三级,以之匹配 HSK(初、中等),然后《水平标准》增加四、五级,来匹配 HSK(高等),最后才把 HSK(基础)粘贴在《水平标准》一、二级上,故而 HSK 和《水平标准》间的关联度较弱,《水平标准》没能发挥很大作用,未引起学界重视(张晋军等 2009)。

HSK 等级结构缺乏设计的系统性,其结构不是预先设置的,而是测试后整合的结果;具有整体意义的 HSK 结构绝不是“基础”、“初中等”、“高等”的简单聚合或总和,也不是它们的镶嵌物(金名和红尘 2002)。HSK 等级结构并不是符合结构规定性的由低到高的“基础—初中等—高等”均衡的等级序列,而是定位基点在“初中等”,以“初中等”为中心进行设计的“初中等—高等”结构,“初中等”、“高等”和《水平标准》的“五级”能力等级的匹配关系充分证明该点。从评估目的看,主要是“界定外国留学生入我国高等院校学习专业所必须具备的汉语能力标准”,(刘英林 1990)HSK(初等 3 级)是中国教育部规定的外国留学生入中国高等院校理、工、农、西医类本科学习的最低汉语能力标准;HSK(中等 6 级)外国留学生是入中国文、史、中医类院校学习的最低汉语能力标准,但从教学实践看,该能力门的可操作性差,留学生即使达到了初等 5 级、中等 8 级,其“入系”进行专业学习都存在着较大的交流困难,绝大多数需要进行单独授课,且语速低于正常语速;更不用说“入系”学习的最低标准 HSK(初等 3 级)、HSK(中等 6 级)了。因此,尽管教育部(1995)颁布了该项门槛要求,但该标准并未在高等院校中得到有力的执行。

老 HSK 对受试群体学习环境、动机、方式、学时都有明确界定,受试群体主要是在华接受过额定学时的“现代汉语正规教育”的有升学要求的“学习者”,而非普通“学习者”;应试者须具备在中国高等院校入系学习和在中国生活的汉语能力,但对在中国学习和生活需要什么等级汉语能力,却缺乏相应理论依据,只是给出“语言范围”中关于语言知识项目的量化说明。《词汇等级大纲》、《汉字等级大纲》依据是基于大语料库统计出的词频和字频,语料均取自母语者书面语和口语,因此,该标准完全可用来界定母语者汉语能力,评估母语非汉语者显然参照点较高,难度较大,来华留学生四年要掌握 8822 个汉语常用词、2905 个常用汉字,任务过重;而针对母语者的《语文课程新标准》(2011)规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汉字书写与识认”仅要求能识认 3500 个常用字,其中约 3000 个字要会写,两者相较,老 HSK 难度系数就过大。再者,老 HSK 是针对接受过额定学时现代汉语正规教育的来华留学生设计的测试,但从 1991 年开始,HSK(初中等)推向海外,扩大其测试对象范围,开始正式用此门槛来测试一般汉语学习者能力等级,评估其语言能力。对海外受试群体来说,门槛就有点过高。其实,HSK 难度较大的问题,在美国试考(HSK 初中等)之时就已有反馈了,“试考的 HSK 试卷,比起美国现行的几种全国性的汉语考试来(如中学生申请入大学的‘中文成绩考试’Chinese Language Achievement Test 和适合完成大学二年级

汉语课以上的‘汉语水平考试’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等),难度都要大一些……HSK 如能在美国长期推行,它或可作为联接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的一种更高级的考试。”(潘兆明和施旭东 1993) HSK 难度较大问题一直是 HSK 的纠结点,多为学界诟病,也是其在海外推行不畅的主要原因之一。

HSK(基础)的研发,正是测试对象、测试难度等因素作用的结果。HSK(基础)虽说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测试难度,向下延展了“初中等—高等”序列,完善了 HSK 等级结构,但结构系统总给人一种结构上的不和谐之感(金名和红尘 2002),HSK(基础)好像不是“基础—初中等—高等”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外嵌在“初中等—高等”结构上的附属物。首先,HSK(基础3级)和 HSK(初等3级)是重叠的,达到 HSK(基础3级),可以获得基础 A 级《汉语水平证书》,同时还是获取初等 C 级《汉语水平证书》的标准。其次,作为 HSK 依据的《水平标准》把汉语能力划分为五级,是和“初中等—高等”相匹配的,HSK(基础)一定程度上迷失了《水平标准》的评估依据,因为在《水平标准》颁布之时,尚没有 HSK(基础)的存在。再者,HSK(基础)和 HSK(初等)的“考试依据”语言项目是重叠的,都是甲、乙两级语言项目:常用词 3051 个,常用字 1604 个,语法项目 252 个。尽管 HSK(基础)的难度有所降低,要求考试对象掌握 400—3000 个汉语词语(甲、乙级词),而达到 HSK(基础1级)的标准则需要掌握 600 个左右汉语常用词,至于那 600 个常用词,缺乏明确说明,对学习来说,其学习目标还是那个较高较难的上线标准。同时,低于 600 词汇量的汉语学习者参加 HSK(基础)考试的意义就不大了,一定程度上弱化了 HSK 考试对学习的正向反拨作用,会影响初学者汉语学习的积极性。总之,HSK(基础)缺乏独立的有别于 HSK(初等)的“考试依据”,缺乏相对应的《水平标准》,表面上难度有所降低,实质上和“初等”的级差并不明显,它的存在可以说是 HSK(初中等)“蛇足式”的下位延伸。

### 3.3 新 HSK 难度系数较低,新、老 HSK 的关联度不高

2010 年,国家汉办又推出了新 HSK。“相比于旧 HSK,新 HSK 有很多变化”,新 HSK 以《能力标准》(2007)为评估标准,改变老 HSK 的测试,再有评估标准的现状;新 HSK 以母语非汉语者为测试对象,对受试群体进行全方位覆盖;新 HSK 的国际化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海外汉语学习群体的好奇心。新 HSK 最大的变化是降低了测试难度系数,从测试内容要求、要求、时间,到试卷结构,无论工作量,还是任务难度等级,新 HSK 都走向另一极端,尽管增加考试等级,但一、二级的词汇量要求分别只有 150 个常用词,三级才有 300 个常用词,且一、二级还不涉及汉字书写任务,等级门槛太低,虽说体现了设计者的测试设计策略,“其难度是考生努力跳一跳就手可及的,而非高不可攀的,是受考生普遍欢迎的,而非令考生望而生畏的;是鼓励性的,而非淘汰性的”(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2010:前言),但把“考生普遍欢迎”放置在一个高端原则区,过分地去迎合考生,忽视了 HSK 的刚性和主体性,有悖于 HSK 评估的目的要和国家级测试的权威性。语言测试的权威性不是行政标签,而是测试本身的“自塑”与“他塑”,如此设计语言测试,虽说短期内“有利于考试规模的扩大”,直接经济效益较明显,但经济指标绝不应是家级语言能力测试第一追求,这也不符合汉语国际推广的国家策略,不利于汉语在海外推广。HSK 的设计应凸显测试目的与测试权威性,既要满足海外汉语使用者交际和使用需要,又要符合国际交际语言测试的理论和方法,HSK 需要改革(周高宇 2009)。长远看,我们应借鉴托福、雅思等国际化语言测试成功经验,针对不同类型学习者学习目的,设计不同的水平测试,打造一个真正的汉语“托福”。

2011 年 4 月,国家汉办官网发布《关于新、旧 HSK 分数对应关系的说明》,正式把新、老 HSK 两个测试系统联接起来,把新 HSK 的四、五、六级对等于老 HSK 的初、中、高等。从现代语言测试理论来看,两种考试结果的可比性建立在共同的评估标准之上。但“新 HSK 考试自成体系,设计理念也与旧

HSK 完全不同”,老 HSK 以《水平标准》为依据,新 HSK 则是以《能力标准》为基础,而且两种标准差别较大,其硬性对接带有较强的行政主观干预色彩。老 HSK 难度系数明显大于新 HSK(周高宇 2009)。《水平标准》对应的词汇量,一级 1033 个常用词,二级 2018 个,三级 2202 个,四、五级 3569 个;而《能力标准》对应的词汇量,一级 150 个,二级 150 个,三级 300 个,四级 600 个,五级 3800 个以上,两相比较,便可看出难易度不同。老 HSK 门槛较高,难度较大,无法对低端一般学习者语言能力评估,出现评估低端盲区。新 HSK 根据海外汉语教学实际情况,更新设计理念,遵循“考教结合”的原则,以考促教,以考促学,《能力标准》评估对象覆盖了全部汉语二语学习者,不再有盲区,可以说填补老 HSK 的低端空白;但新 HSK 对高等级汉语能力测试的处理显得苍白无力,新 HSK4 级到 6 级对应于《能力标准》“高级”,同时却又通过行政方式硬性把新 HSK4 级到 6 级和老 HSK 的初中等、高等拼接起来,虽难度、门槛降低了,受到了考生的普遍欢迎;却违背《能力标准》尺度的刚性约束力。降低难度,迎合考生,是一种短视行为,短期内反响热烈,却不利于《能力标准》权威性的塑造,不利于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长远发展。

#### 4 结语

人的语言能力是无形的、内隐的,而人的语言行为是有形的、外显的,是无形的语言能力之有形表现。(刘润清和韩宝成 2000:4)语言能力的评估就是以语言能力标准为法则,通过有形的语言行为样本进行推测的过程或推测结果。在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很多国家,尤其是经济发达国家都加大了本国语言的世界推广力度,面对如此现实,我们应理性、客观、科学地分析汉语国际推广形势,总结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评估的经验与教训,借鉴世界上有关语言能力理论、语言测试理论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杨亦鸣(2012)关于汉语能力的论述,加大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能力理论的研究力度与深度,在《水平标准》和《能力标准》的基础上,制订出准确而公正的“汉语能力标准”,以确保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测试与评估的准确性、科学性,进而促进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范开泰 1992 论汉语交际能力的培养,《世界汉语教学》第 1 期,13—16 页。
- 刘 珣 1993 语言学习理论的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文字应用》第 2 期,32—41 页。
- 刘英林 1990 汉语水平考试(HSK)述略,《中国语文》第 4 期,271—275 页。
- 吕必松 1992 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研究问题刍议,《语言文字应用》第 1 期,61—68 页。
- 国家汉办 1996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与语法等级大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国家汉办 2007 《国际汉语能力标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2009 《汉语水平考试 HSK(基础、初中等、高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
- 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 2013 《新汉语水平考试大纲(一至六级)》,北京:商务印书馆。
- 国家汉办汉语水平考试部 1992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国家汉办汉语水平考试部 1995 汉语水平等级标准,《语言文字应用》第 4 期,85—91 页。
- 欧洲理事会文化合作教育委员会 2008 《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金名 红尘 2002 汉语水平考试(HSK)等级结构中的几个系统理论问题,《汉语学习》第 2 期,58—64 页。
- 潘兆明 施旭东 1993 关于在美国举行 HSK 试考的分析报告,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集。
- 刘润清 韩宝成 2000 《语言测试和它的方法》,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王建勤 2008 汉语国际推广的语言标准建设与竞争策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65—72 页。
- 徐海冰 程 燕 2011 《汉语国际能力标准》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兼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学习、教学、评估》

- 比较,《广东海洋大学学报》第 5 期,91—95 页。
- 杨亦鸣 2012 《语言能力训练》,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张晋军 邱宁 张洁 2009 汉语水平考试与《国际汉语能力标准》挂钩研究报告,《中国考试》第 4 期,18—24 页。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2011 《语文课程新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周宇高 2009 关于面向海外汉语学习者的汉语考试,《汉语学报》,2009 年第 3 期,85—94 页。
- Bachman, L. F. 1990.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Language Testing*.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nale, M., & Swain, M. 1980. Theoretical bases of omnificative approaches to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testing. *Applied and Linguistics* 1:1—47.
- Carroll, J. B. 1961. Funda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testing fo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foreign students. In *Testing the English Proficiency of Foreign Students*. Washington, D. C; 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A: MIT Press
- Council of Europe. 2001.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Learning, Teaching, Assess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 London: Edward Arnold.
- Hymes, D. H. 1972. *On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
- Lado, R. 1961. *Language Test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Use of Foreign Language Tests*. New York: McGraw Hill Book Company.

## 作者简介

王仁法,男,1965 年生,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国际汉语教育。

# Review of the Study on the Assessment of Chinese as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Wang Renf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Language Abil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School of Linguistic Science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009*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has carried out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nd has yielded fruitful results,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HSK), Chinese Proficiency Grading Standard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f language ability, there is a large room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in the associ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subjects' actual language skills, ability to assess and define and the proficiency scales. Based on the question of fitness foun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SK, the article presents a review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proficiency assessment, aiming to develop an accurate and impartial Chinese proficiency scales for more successful promotion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Keywords** language proficiency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HSK Chinese Proficiency Guideline Chinese Language Proficiency Scales For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